

我

亲历的

第一次全面真实披露中国会计改革的缘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中国会计改革

张汉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普及、引入中国会计改革的书籍



1993年，在中国有着40余年历史的旧会计制度走向终结，与国际接轨的新会计制度登上历史舞台，于是一场划时代的会计改革席卷全国，曾经波及1000多万会计人员和整个经济领域，这是中国会计史上极具震撼力和影响力的一场“会计风暴”。

作者曾是财政部会计决策的高层人物，直接组织、参与了这场“会计风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和鲜为人知的高层决策细节，披露了这一场“会计风暴”的缘起……

本书集纪实性和文献性为一体，图文并茂，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真实记录中国此次“会计风暴”的图书。

ISBN 7-5087-0203-4



9 787508 702032 >

ISBN 7-5087-0203-4/1-111

定价：42.80元

我亲历的



會計改革

张汉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亲历的会计风暴/张汉兴著.—北京:中国
社会出版社,2004.8

ISBN 7-5087-0203-4

I.我... II.张...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2797 号

我亲历的会计风暴

著 者 张汉兴
责任编辑 李新涛
整体设计 丁文博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邮政编码 100032
电 话 (010)66020531(策划部)
(010)66060275(邮购部)
传 真 (010)66026806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66 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203-4/I·111
定 价 42.80 元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作者与夫人阎伦芳

我亲历的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纪实



郭汉民著

前言

近日,我突然接到了老朋友张汉兴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汉兴兴奋地告诉我,他利用工作之余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我亲历的会计风暴》,讲的是11年前会计改革的事。随后,他又将书稿寄来,我得以先睹为快。

当我翻开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书稿时,流畅的文字、动人的故事吸引了我,从字里行阅读到了一种情绪,一个老会计工作者对中国会计工作的热爱之情。我与汉兴因会计改革而相识,并有过较多的交往。他那时担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主抓全国的会计改革,也为之而殚精竭虑;10多年之后,我从书中仍然能感受到他昔日的情怀。

《我亲历的会计风暴》以作者亲身的经历讲述了1988-1993年中国会计改革的全过程。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88-1993这五年是中国会计改革十分关键的时期,当时,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转轨,国企正面临着转制,会计制度也正面临着是否与国际接轨的选择。作为财政部会计司主抓会计改革的副司长,张汉兴十分尊重会计界同仁的意见和建议,他和他的同事们克服重重阻力,极力主张中国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并为之做了大量工作。那时,我便有所耳闻,这次读这本《我亲历的会计风暴》,更进一步了解了会计改革中的许多细节,也进一步了解了汉兴的许多不易。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会计改革的最终成功,是由于许多

会计工作者的努力,这其中也有汉兴的努力。

目前关于会计改革的文章和书籍不少,但像《我亲历的会计风暴》以纪实的手法来讲会计改革的,特别是披露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改革背景的,在我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这种形式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会计改革这一段历史,而作者当时的身份,无疑也增强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性和宝贵性。虽说这本书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写就,但他仍以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一丝不苟地加以甄别,去伪存真,不失为了解会计改革这一段历史的一本好的读物。它对经济管理部门,对企业经营者,对过去、现在或将来从事会计理论研究教学的人员,以及实务工作者,都不失为一本难得的素材与史证。

会计改革在当时来说,是一件颇为争议的事,相左的意见也很多。在这本书中,作者不是一味地褒或贬,而是客观地记录,并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回避。我深知,这是作者一贯与人为善的表现。其实,我倒认为,事情已过去了多年,不管是谁,都不应该计较工作中的恩恩怨怨。

我曾有幸参与当年的会计改革,今天又有幸读到汉兴的这本书,感慨颇多。当年的许多同仁有的已故去,而我也年事已高,我十分珍惜会计改革这一段历史,也十分珍视汉兴送来的这本书。也许,像我一样,这本书会给许多关心这一段历史的人们带来无尽的思考。

高永衡

2004. 7. 15 于厦大

序

2004年是我与丈夫张汉兴的本命年。儿女及朋友们早就筹划在我俩花甲之年要好好庆贺一下我们的60大寿，我与汉兴合计着，我们自己拿点什么纪念纪念，想来想去，汉兴讲，咱写一本书吧，送给我这当妻子的、送给他自己、也送给亲朋好友，以示同贺。

回想起来，时间过得也真快。我俩于1964年分别从晋、豫两省考入中央财经大学（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一起在会计系同班学习，相识、相知、相恋，并于1968年末一同分配到青藏高原；然后从基层一块儿调到青海省财政厅，再从青海省财政厅双双调入财政部，二度进京，一晃就是40年。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如今都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忙忙碌碌过了大半生，人闲下来总爱唠叨一些过去的事。在青海工作20年，我们奉献了青春，高原的艰苦也磨炼了我们的意志。蹉跎岁月无须回首，但使汉兴不能忘怀的是他在财政部会计司任副司长时，参与、组织、领导会计改革的那不平静的五年。

说起会计改革时的五年，汉兴总认为这是他一生工作中最值得回味且永不忘怀的一段经历。会计改革不算大事但也绝不是小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的一部分；会计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一个瓶颈，在与国际接轨的实践上进行了一次很成功的尝试。尽管这次改革的成功有诸多会计专家和

实践者打下了丰厚的基础，也有许多领导人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支持，但作为亲历者，汉兴和他的同事们身体力行、辛勤工作，使这场中外瞩目的会计改革成功了。他由衷地感到欣慰、感到自豪；不管事关自己的结局怎样，但汉兴总认为：会计改革是他和同事们交给会计界最为满意的一份答卷。

我清楚地记得，汉兴为会计改革之事操碎了心，他经常为会计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思考良久，常常夜不能寐，加班到凌晨一两点也是家常便饭；改革中的艰辛和付出、遇到的阻力和难处，作为妻子，我认为用“呕心沥血”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那五年，汉兴为掌握会计改革的主动权，出差、调研、开会几乎占去了他一年中 1/3 的时间；有时出差刚回到家，次日又有急事，行李尚未打开又接着出发了。

我也清楚地记得，为了会计改革事业，汉兴有时下班回家喜形于色，这说明会计改革工作有了新进展，有时回来忧心忡忡、眉头紧锁，这说明改革在某个环节上受挫了；常常为了证明一个论点，汉兴总是反复调研、探讨，他和他的同事们群策群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会计改革中，汉兴十分注意发挥大家的智慧，听取会计专家们的意见，当时我家电话几乎成了会计改革的热线了。直至今日仍记忆犹新，像马宾老先生、人民大学的闫达五教授、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地方财政部门的同志等电话来的最多，他们通过电话沟通会计改革的信息，交流各自的观点，共谋会计改革大计。

“会计准则”终于出台了，会计改革成功了。那五年，我与汉兴共同分享了会计改革成功的喜悦，一起品味着他们在改革中

遇到的困难、阻力以及挫折带来的忧愁与苦恼。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生是短暂的。一个人能在有生之年做一件成功的事难,做一件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事更难,可汉兴和他的同事们做到了。对汉兴的工作能力、思维方式、人格魅力、为人处世等,不是我这个当妻子的自夸,一般人是不可比拟的。正如1993年调离财政部之前,一位领导真诚地对汉兴说:你的工作能力没得说,可你这人最大的“优点”是不会溜须拍马,最大的“缺点”也是不会溜须拍马。这位领导作为知己才说出这样的心里话,事实上,汉兴就是这样的人。他做人处事的原则是不卑不亢,靠自己的能力赢得事业成功;可是他又是不会左右逢源的人,他不会为自己的事屈尊求人,更不会为此走旁门左道;他为人善良、诚恳,从不记仇,对与他共过事的人,包括有不同意见的人,甚至背后倒腾他的人,汉兴都只记别人的长处、好处。他认为人生在世都不易,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大问题,都不应该积怨在心,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我也特别欣赏他这一点。会计改革成功之后,他却选择了悄然离开,而不计较个人的得与失。汉兴就是这样的人!

会计准则和新的会计制度实施已经11周年了。当年曾经为会计改革做过贡献的会计专家、教授,像汉兴常常念叨的谢明、杨纪琬、闫达五、葛家澍、杨时展教授等,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已经故去;还有些老领导也已离休或已退居二线,但值得他欣慰的是,会计界的新生力量按照当年确定的会计改革目标,正稳步、积极地向前推进。这些,每当汉兴谈起,总是那样自豪、得意。

11年过去了,有不少人著书立说,回忆当年的会计改革,但在那些文章中,不一定都能找到张汉兴的名字,对于汉兴来说,这些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汉兴想将这段不曾远

去的历史根据自己的回忆整理出来,我对此十分赞同,并积极支持。汉兴写这本书,立意不是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主要是将他亲历的历史客观、如实地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会计风暴”背后的真实和改革的艰辛,让会计界永远记住为会计改革做过工作和做出贡献的那些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人。

现如今,出书往往找大人物或名人作序,汉兴写这本书,也考虑过请一位领导作序,但最终汉兴还是坚持自己的一贯作风,不给领导找麻烦,也不给同事们添忌讳,于是要我这做妻子的,以俩人相处几十年的感受,以对会计改革那段历史的了解,写了这么一段,就算是《我亲历的会计风暴》这本书的序吧!

闫伦芳

于2004年5月8日

引子

晋京，步入中国会计决策的高层

1988年12月26日上午9点，西宁火车站人头攒动。

西宁开往北京的186次列车像一头巨兽静静地趴在铁轨上，等待着肩扛手提、行色匆匆的旅客；它脚下的铁轨静静地向前延伸，直到消失在远方。

我曾经向着不同的目的地一次又一次地从这里出发，又一次一次地回到这里；然而这一次出发却是一次告别，列车将带我告别这湛蓝得伸手可及的天空，告别这块我曾经为之奋斗了20年的地方，告别这眼前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

“老张，到北京别忘了多联系！”

“老张，有时间还是多回西宁看看！”

……

我握着伸过来的一双双热情的手，眼前闪过一张张熟悉和亲切的脸庞。

高原的隆冬，气温早已降到了零下20多度，但是为了这次送别，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赶来了。

冻得通红的鼻孔里呼出一缕缕的白色雾气，像一股股暖流紧紧地把我包围；当我登上了扶梯站在车门里再回头望去，禁不住两行热泪溢出眼眶……

那一年，我44岁，已过不惑之年。

早在3年前，也就是1985年，财政部就向青海省财政厅提出要调我进京，省财政厅认为我是一名专业型的干部，并且具有培养前途，便婉言拒绝了。

那时我还是省财政厅的办公室主任，深得财政厅领导的器重，之后不久他们便向省委推荐，省委安排我进入中央党校学习，4个月学习结业我回到青海，被青海省委任命为青海省财政厅副厅长；那一年我41岁，不熟悉我的人，认为我官运亨通，熟悉我的人说：“这是老张十几年来从基层一步步地干上来的。”

1988年，财政部再一次面临着老干部退休、中层干部短缺、整个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矛盾，王丙乾部长经过党组研究后作出决定，向下级财政部门调入专业性强、有丰富经验的干部充实财政部。于是，我再一次进入财政部的视野。

1988年7月，一份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大印的商调函被送到了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同志的案头。

尹克升找来组织部门一碰头，说：“本来像张汉兴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把他留在青海干一番事业，但是考虑到能为中央国家机关输送优秀干部，也是我们青海的光荣；何况，汉兴到了财政部，也会为我们青海省做贡献的。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支持。”

有了省委书记“放人”的表态，财政部的调令同年10月就来了。这是一次平级调动，我从青海省财政厅副厅长调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

我和伦芳在中央财经大学校门前与当年的班主任潘宝珊及部分同班同学合影。



列车从青藏高原出发，一路沿着陇海线向东到了郑州，再沿着京广线向北，整整两天两夜 48 小时，1988 年 12 月 28 日早晨 8 点多，我来到了北京——我生命里的又一个驿站。

从北京站出来，坐上财政部会计司来接我的汽车，我很快就汇入了京城早晨上班高峰期的车流之中。

那时候，北京的私家车还很少，满街跑的都是天津产的大发牌黄色“面的”，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上班族，成千上万辆自行车在冬日的晨曦里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是一座古老而又充满了活力的城市。

在青海工作了 20 年，对于这座城市，我已是如此地陌生；但是作为这座城市曾经的过客，我极力地想从这个城市的某一角落找回 20 年前的那一份熟悉，也许这个城市改变的只是她的容颜，而她在她心中的那一份情怀却是始终被我珍藏在心底。

1964 年 9 月，也是在这样一个清晨，我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当时，我背着沉重的行囊，怀里揣着一份中央财经大学当时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从千里之外的唐河县投入到了这座城市的怀抱。

唐河，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版图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县城，它隶属于河南省南阳地区，跟当时许多县一样，它只是一个农业县，但是人口却有 80 万之众。

从唐河县城东行 60 多里，在它与社会旗、泌阳三县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叫下岗乡李庄的小村子，那就是我的故乡。

虽然叫李庄，但是庄上张姓不少。我在兄弟四个里面排行老三，兄弟四人中，也只有我在村里读完初小，再到乡里读完高小和初中，最后去县城上高中。

从唐河县城到李庄，每个星期我都走上 60 多里乡间小道，回家



担上一些米和面，交给学校的食堂，作为一周的伙食。

就这样，3年过去了。高考来临，老师首先发给我们一张表，让我们先填志愿。

村里长大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外面的信息也知道得少。面对高考志愿表，我一时不知所措，但是我当时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北京去念书。

于是，我按图索骥，首先就填上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嘛，肯定是在北京，不然就不应该叫“中央”，至于对这个学院更多的了解就谈不上。县里有财政局，所以对财政只有一点朦胧和抽象的认识。金融是何物，请教老师，老师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所选专业一栏中，我琢磨了再三，还是填上了“会计”，因为那时我也只有从“村会计”那里去大概估计一下会计专业是干什么的。

高考结束后，我回到了李庄，正赶上秋收，白天帮着家里干地里的农活，晚上和村里的伙伴在高粱地里铺上草席看庄稼。这个季节，高粱快熟了，邻村的人总会趁着夜色来偷偷地替我们收走一些。

庄稼人的生活除了辛苦之外，还有许多快乐，我熟悉那种辛苦，也喜欢那种快乐。到北京上大学并不是我当时惟一的选择，其实我也乐意像我的父兄那样做一个与土地打一辈子交道的农民。

这样的念头一直延续到有一天，乡里的干部托人给我捎信说，学校来电话通知，我考上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了，我这才真正地兴奋起来；很快，这个消息也不胫而走，成了小村里的一大新闻：老张家的老三考上北京的大学了。

入夜，躺在高粱地里的草席上，听着青蛙此起彼伏的叫声，我看了一夜的星星……

进入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之后，我才知道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隶属于财政部，也才弄明白“财政”、“金融”究竟为何物。

1968年我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到边疆去，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当时最时髦的口号，在这种口号的感召下，我去了青海，并且带上自己大学时期的恋人，踏上西去的列车。

1989年元旦，法定休息两天。

因为临近春节，京城的人们忙着采购各种各样的食品，而我却是在等待火车托运的行李、安置新家的忙碌中度过的。

元月3日，正式上班。

我第一次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走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大门。当时，位于月坛南街财政部办公大楼还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古朴中透出几分神秘。由于办公用房紧张，这幢楼又经过了一些加盖，会计司就位于加盖的南配楼。

在南配楼的四层，会计司拥有十几间办公室，在这一层楼里，除了会计司，还挤着预算、综合等其他几个司。

先是把组织关系等报到手续交给财政部人事司，然后我去见会计司的司长魏克发。说心里话，我这次能调进财政部，魏司长和蒋岗没少费心。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简单地攀谈了几句，魏克发便热情地带着我到会计司的十几间办公室一间一间地转，让我与大家认识，并且简单地熟悉一下司里的情况。

当时的会计司有50多个人，分7个处。

一处是综合处，负责起草会计司的一些文件和材料，处长王军、副处长高一斌；

二处分管工业、外贸、粮食、文教的会计制度，处长是冯淑萍，副处长刘玉廷、肖书胜；

三处分管基本建设、施工

1988年底，我和伦芳调离工作20年的青海省前，与青海省财政厅领导合影。

